



半分銀

文：蠡舟
圖：呂坤和

前清咸豐年間，臺北大稻埕裡有幾家規模宏大的，全島聞名的綢布莊。這家綢布莊的店號很特別，叫做「半分銀」。

半分銀是股東生意，由蘇明昌、蔡子誠二人合夥開設。蘇、蔡二人皆是福建泉州人。咸豐初年，結伴來臺，販賣綢布，著實賺了不少銀子。兩位青年，年少多金，風流自賞，抵臺不久，便分別結識了兩名青樓艷妓——瓊枝和桂華，沉緬於溫柔鄉中，花天酒地，樂而忘返。

光陰荏苒，一住經年，銀子已花得差不多，瓊枝和桂華倒不失為有良心的二人，乃勸蘇、蔡二人道：「大爺，不是我們姊妹無情無義，只認銀子不識人。你看，最近鴛母對二位的态度已大不如前了，當然這事是因為她知道爺們的銀子全花啦。所以，她示意教我們姊妹趕兩位爺出院。其實我們倆又怎捨得離開二位爺？可是身不由己，話又不能不講，希望爺能了解我們的苦衷。要是二位爺心裏確實有我們姊妹，將來兩位賺了大錢，把我們姊妹贖出火坑，就是為偏為妾，為婢為奴，也心甘情願。」說着流下了眼淚。

蘇明昌、蔡子誠聽了也暗自傷心，於是分別擁抱着桂華、瓊枝大哭一場。仍捨不得分離。又過了幾天，二人已囊空如洗，鴛母反臉無情，毫不客氣的下了逐客令，將蘇、蔡趕出妓院。臨走時桂華偷偷塞給蘇、蔡每人五兩銀子。

步出妓院，二人百感交集。蘇明昌道：「想不到你我會落到這個地步，還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？」

蔡子誠道：「說實在話，這是咎由自取。不過也不必灰心，你我還年輕，振作一下不難東山再起。」

「東山再起，哈哈……」蘇明昌狂笑道：「子誠兄，五兩銀子連回家路費都不夠，憑什麼東山再起？走，找個酒店，你我大醉一番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管他明朝不明朝。」說罷拖着蔡子誠就走。

一桌酒直吃到日落黃昏，二人人都醉得歪歪倒倒，頭暈眼花。在街上胡亂逛了一回，待想找家旅舍安歇休息時，伸手往腰間一摸，糟了，剩下的銀子



兩位青年，年少多金，風流自賞，沉緬於青樓，整天花天酒地。

，不知如何全丟啦！懊喪、落寂、悔恨沖醒了醉意，你望望我，我瞧瞧你，皆惶然不知所措！

最後，蔡子誠無奈的提議道：「走，且到附近廟宇裏湊和一夜，總比躺在路邊喝西北風強。」

到了廟內，往走廊上牆壁邊一靠，蘇明昌嘆口氣道：「看來真的沒活路了，子誠兄，我不想慢慢餓死，也不想沿街乞討，不如在此懸梁以了殘生吧！」說罷解下了腰帶。「噹」，石板上響起輕微的聲音，蔡子誠低頭一看，原來從蘇明昌的腰帶內掉下塊散碎的銀子。揀起一瞧，僅半分左右，不到一錢。

「丟掉吧，子誠兄。整船的銀子都被你我敗光了，半分銀要它何用？」蘇明昌說。

「哈哈，天無絕人之路。明昌兄，你不必上吊啦。你我還有翻本的機會啦。你等着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蔡子誠高興的笑着說。隨即精神抖擻的邁步衝出廟門。

半響，蔡子誠回來了，肩扛了半條破麻袋，麻袋內裝着黃泥巴，手裏拿着各色顏料和頭髮，笑嘻嘻的說：「明昌兄，坐以待斃是懦夫的行為，不是嗎？要生活就得奮鬥！來，明昌兄，讓我們利用半分銀的本錢從頭幹起。喏，顏料就是用的半分銀買的。」

「你準備幹什麼，子誠。」蘇明昌大惑不解。

蔡子誠也不理他，只蹬在地面上採泥巴塑製佛像，做好了回頭對蘇明昌道：「別閒着，幫忙上顏料呀！」



「丟掉吧，子誠兄。半分銀要它有何用？」蘇明昌說。

蔡子誠的手藝不錯，塑的佛像栩栩如生。第二天，正值海霞霞城隍生日，拜拜的善男信女人山人海，見了蔡子誠塑的佛像，都爭着出錢購買。於是，二人生活問題解決了。

後來塑像賣出了名，便在大稻埕租了間店面營業。資本愈集愈雄厚，蘇明昌道：「子誠，我看不如恢復我們的老本行販賣綢布吧！」

「好，明昌。可是我們不能再荒唐了。記住，咱們只有半分銀的本錢。哈哈……」蔡子誠說。

蘇明昌回泉州一趟，運來大批綢緞，自行開店零售批發。兩入競競業業努力經營，生意越做越大，終於成為全島最大的綢布莊，為了紀念當年半分銀起家，故而把店號取名為「半分銀」。

桂華和瓊枝兩位名妓，最後也成為了半分銀的老闆娘。